

311 ✓



(粵 剧)

清 塘 记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(粤 剧)

清 塘 记

高要县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

莫 弛 执笔

李旭波 谱曲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(粤 剧)
清 塘 记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6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1004 定价0.14元

内 容 介 绍

本剧描写华南某水乡在农业学大寨热潮中，渔业队副队长阿青敢想敢干，提出自繁自育鱼苗，自力更生，得到党支部和群众的支持；而混在渔业队里的“养鱼师傅”、投机倒把分子却跳出来，妄图把害鱼放进鱼塘，侵食新育鱼苗，破坏新生事物。由此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。全剧短小精炼，有生活气息和水乡特色。

毛主席语录

农业学大寨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
要经过艰难曲折的。

清塘记(粤剧)

高要县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 莫弛执笔

李旭波谱曲

人物 阿青——女，二十四岁，银湖大队渔业队副队长兼技术员，党员。

江伯——男，六十岁，渔业队老管养员，大队党支委。

志平——男，四十五岁，渔业队队长，党员。

凌仔——男，十七岁，渔业队管养员。

男女群众若干。

黄锦棠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养鱼师傅，投机倒把分子。

(一九七〇年春。

某水乡。

第一场

(某人民公社银湖大队渔业队的鱼苗塘边，远处湖水茫茫，碧波荡漾；近处一面面插有标号的鱼苗塘，有的水平如镜，有的正在抽水清塘。

众 (内唱梆子首板) 大寨东风

掀起跃进浪。

(凌仔与众作拉罟舞蹈上。)

(慢板) 抢季节，育鱼种，大战春寒。

(中板) 艰苦奋斗闯新路，

自力更生战歌昂。

凌仔 紧拉罟，

众 齐心干；

凌仔 防漏网，

众 细清塘。

誓把害鱼捉精光，

好让鱼苗快快长。

凌仔 来日碧水银波任鱼翔，

众 任鱼翔。

(凌仔与众继续用鱼罩作罩鱼舞蹈。)

男甲 (有所发现) 喂，你们看，阿青用鱼叉叉鱼！

众 呵，真有一手。

凌仔 当然啦，在水产学校学习时一位老鱼花师傅教给她的，听说她要叉中鱼头，绝不叉着鱼尾。

男丁 别吹了，我就不相信。

女甲 不相信，你看！

阿青 (内唱滚花) 管叫害鱼叉上丧。

(阿青右手拿鱼叉，左手捉着一条长嘴鲢(音感)鱼上。)

阿青 凌仔，注意接鱼！

〔阿青抛鱼，凌仔接住。〕

众 （滚花）清敌除害战歌昂。

凌仔 （举鱼）你们看，正好叉中这长嘴鲢的嘴巴！

众 呵，阿青你真行！

凌仔 （对男丁）细虾，这回你该相信了吧！

阿青 这长嘴鲢浮在水面容易解决，要对付沉底的扁头鲢，就更需要我们苦练硬功夫了。

男甲 我看这家伙连五寸尾的鱼种都能一口吃掉。

女甲 那些幼小的鱼苗要是碰上它就更不堪设想了。

阿青 这些新开辟的鱼苗塘，敌害特别多。为确保我们人工孵化出来的鱼花过塘育种的成活率，一定要彻底清塘。

众 对。

男乙 阿青，你快教会我们吧！

阿青 好。（交鱼叉）

女乙 走。（男乙接鱼叉，女乙一手抢去）

众 哈……（阿青与众下）

〔黄锦棠上。〕

锦棠 （唱流水中板）看鱼寮

阵阵欢歌张张笑脸，

我的心未知是苦还是酸！

〔志平上。〕

锦棠 梁队长。

志平 呵，黄师傅，大家正等着你回来指导清塘工作。

锦棠 时隔十天，想不到你们进展得那么快。

志 平 大家的劲头足呀。阿青说，一定要赶在特大寒潮前把塘全部清好，天气回暖，鱼花立即过塘育种。

锦 棠 年青人就是敢想敢干。不过，今年春寒来得猛，阴雨时间长，不少地方都冷死鱼苗。

志 平 冷死鱼苗？我也担心呀。

锦 棠 加以各地都在发展渔业，所以今年鱼种特别抢手……

志 平 可找到门路？

锦 棠 哈哈，凭点老交情，不但找到门路，而且已经订了合同。不过，对方急于资金周转，要我们马上付款。

志 平 马上付款？！……黄师傅，原来我只叫你到外边去探探行情，作好两手准备，怎么这样快就订了合同？事前又不打个电话回来商量商量。

锦 棠 唉，队长，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你着想？你没听群众议论吗？“鱼苗虽然孵化出来，未必培育得大。”要把这幼小的鱼花培育成三寸尾的鱼种，赶在清明前放下大湖，目前能否战胜寒潮是个问题；过塘后能否养活又是一个问题。万一失手，那时想买买不到，我这个请来的师傅，迟早总要离开银湖，可你这个队长却怎样向党交代？怎样向群众交代？

志 平 可是，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赞成自力更生，自繁自育，大队革委会对买不买鱼种的问题，还未作出最后决定。我看你先写信告诉朋友——

锦 棠 撤销合同？

志 平 不。待寒潮过后再决定吧。

锦 棠 队长，一回失信，以后就再难交易呀！（下）

志 平 （高叫）阿青！

（阿青内应上。）

阿 青 志平叔。

志 平 特大寒潮眼看就要到来，鱼花的防寒工作，做得怎样？

阿 青 在各防寒棚都加厚了一层稻草，并作了防风防霜的准备。

志 平 还有，在这个时候搞清塘，大家可顶得住？

阿 青 你看！（唱梆子慢板）虽说寒风

呼呼啸，

怎敌心海阵阵潮！

心明眼亮清敌害，

筑基围箔又架桥。

志 平 （中板）干劲越高我心越跳，

到底能否育鱼苗？

倘若事情实现不了，

造成恶果就罪难饶。

阿 青 （快中板）干革命又怎能不担风险？

要敢于挑重担勇往直前。

（滚花）力攻那鱼苗关作出新贡献，

志 平 （唱）又怕是千斤重担难上肩。

阿 青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

志 平 不能不想呀。我问你，我们渔业队两年来可有增产？

阿 青 略有增产。

志 平 靠的是什么？

阿 青 学大寨的群众运动。

志 平 更具体的一条——

阿 青 ……

志 平 就是黄师傅来了之后，凭他的老交情，购买了足够的鱼种。今年党和群众要求我们夺取更大的增产，现在鱼苗还未过塘育种，寒潮又到，倘若清明前没有足够的鱼种放下大湖，造成减产，你这个新任副队长还可以马虎过去，可我怎样向党交代？

〔江伯上。〕

江 伯 原来这里也在刮风呀！

阿 青 志 平 江伯，你指的是——

江 伯 购买鱼种风。刚才有人暗地议论，说什么“购买鱼种，干手净脚，自繁自育，自讨苦吃”。

阿 青 我也听见人说什么育种不如买种。

江 伯 更有人说，“鱼种虽然孵化出来，未必培育得大。阿青在水产学校学习一年回来，就想搞自力更生，不买鱼种，分明是小虾毛想食大鲢鱼！”

阿 青 小虾毛想食大鲢鱼？！

江 伯 看来这股风比寒潮来得还要快。阿青，害怕啦？

阿 青 没经验，是有点怕。但是，想到我们这些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人，又有什么可怕呢！

江 伯 对呀。志平，经过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再三研究，

认为阿青提出的育种方案，完全符合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精神，而且措施落实，鱼种决定不买了。

阿青
志平（兴奋）真的？
（意外）

江伯（风趣地）这回可真迫着我们这些小虾毛去食大鲢鱼了！哈哈……

（唱梆子中板）上山不怕

山坡陡，

下水更喜遇急流，

水乡人爱与狂风恶浪斗，

革命者面迎霹雳不低头。

望你矢志不渝开出新路走，

不忘党的基本路线、群众的要求。

阿青（唱）老人家一席话顿使我精神抖擞，
正似那明灯一盏照亮心头。

（加快）为让那千亩银湖凯歌奏，

征途上怎会是水不扬波静静流！

听银湖战鼓催艰苦奋斗，

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战不休。

严防路上横黑手，

银湖深处恶鱼游。

队长呀！

为什么偏在这时候，

谣言四起刮自阴沟？

恶浪卷来要把航船推向后，

我偏要征帆高挂猛催舟！

望你平浪尖，压风口，

把稳航向切勿随波逐流。

志 平 算了吧，混进来的地主管家，不是早就被你们这些红卫兵造了他的反了吗？现在的鱼寮就象清过塘的鱼苗塘一样——

阿 青 干净是吗？不。原来的敌害清除了，还会有新的敌害呀。阶级斗争的风浪——

志 平 就是有，我看也是“鱼塘浪，大极有限！”

阿 青 什么？“鱼塘浪，大极有限？！”

阿 青 （韵白）队长，我看种种风言风语，都离不开立即要把鱼种购。但你可知道，就在这问题上早已出现浪头？你们看，这张由清账小组清查出来的购买鱼种报销单就值得考究。（取出单据）

志 平 （接过看）那批鱼种——

阿 青 是黄师傅一手买回来的。那时他刚生病，结果改由江伯和水旺叔负责放下大湖。我在湖基晒网，看见那批鱼种是三寸尾的。

江 伯 是呀，三寸尾的。

阿 青 可是报销单上写的却是五寸尾呀。到底是谁从中牟利两千元呢？

志 平 你们可有记错？

江 伯 没有记错。等我去找水旺再落实一下。还有，支委会的精神，我们一定要领会透。今晚召开党小组

会，地点就在七号塘头。（江伯下）

阿 青 好呀。志平叔，虽然这两年来我们队都略有增产。但成本高，浪费大。“除了篮，冇咗罾。”根据群众揭发，单购买鱼种的账目就十分混乱。

志 平 唉，人家往外买鱼种，交朋友，食烟饮茶，多开支点费用，是我批准的。弄不好，挫伤了别人的积极性，对工作不利。

阿 青 队长，在水产学校时一位老鱼花师傅告诉我，黄锦棠过去是西江一带有名的“鱼花鬼”。

志 平 经纪嘛，又不是资本家。

阿 青 中间剥削，习惯成性。一九六一年他在新江鱼苗场因贪污被清除出革命队伍。

志 平 哦，这一点倒没有向我说过呀。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们请他来了之后，贡献很大，他还说，把你培养起来就走了。

阿 青 什么，他要培养我？队长，你——

志 平 还有，刚才他回来说，已经订购了一批鱼种，并要迅速付款。

阿 青 迅速付款？这又是为什么？

志 平 阿青，今年天气不好，很多地方都冷死鱼苗，鱼种特别抢手。我们可不能为了节约一笔鱼种款，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呀！

阿 青 队长，你以为我们坚决贯彻“就地孵化，就地培育，就地放养”的方针，只是为了节约一笔鱼种款吗？不。这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。志平

叔，更要警惕有人利用我们无所作为的依赖思想，反对自力更生搞科学实验，打击新生事物，挖我们集体经济的墙脚呀！

〔凌仔上。〕

凌仔 队长，阿青。

志平 好吧，阿青，买不买鱼种的问题以后再研究吧！眼看特大寒潮要到，你先抓紧清塘，我去检查鱼花的防寒工作。（下）

阿青 好。

凌仔 阿青，请检查我的清塘工作。

阿青 好呀。冷吗？

凌仔 不冷。

阿青 看你牙齿都打颤了。（解下毛巾扎在凌仔颈上）多层纱纸隔层风呀！

凌仔 阿青，你——

阿青 清得彻底吗？

凌仔 当然彻底。讲到捉敌害鱼，别说我夸口，不管是凶猛的长嘴鲢，还是狡猾的扁头鲢，只要碰在我手上，保证要进这“乾坤袋”（指竹篓）。

阿青 要是碰不上呢？

凌仔 那……

阿青 那就没有害鱼了，是吗？

凌仔 （憨笑）哈！……

阿青 （圆场，仔细察看，片刻有所发现）凌仔，你看！

（唱快二流）那堆淤泥之中，

好似有点动静。

凌仔（唱）莫说敌害鱼，
就连虾毛也捉清。

阿青（唱）睁开眼睛看分明，

凌仔（唱）何必捕风捉影。

阿青（唱）任你敌害鱼多狡猾，
也难逃我们的眼睛。（欲下）

凌仔 不。要捉，等我来！
〔凌仔下，片刻凌仔声：“阿青，不见有呀！”〕

阿青 向左边，再摸深点！
〔凌仔“噯”一声，片刻，捉了一条大鲶鱼上。男甲、女甲随上。〕

凌仔 阿青，你看！

阿青 呵，好大的鲶鱼！

凌仔 足有四斤多重。这家伙埋得很深，藏在石罅里。

阿青 为什么你刚才就没有发现？

凌仔 也许是我的眼睛不行。

阿青 不是你的眼睛不行，而是警惕性还不够高。

男甲 凌仔，思想麻痹了，害鱼就是藏在你的脚底下，你这“捉鱼能手”也会不知道，哈哈！（众笑）

凌仔（孩子气）看，我的脸都给你丢光了！（动手拔了一条鲶鱼须）

阿青 呵，你怎么把这鲶鱼须也拔了？

凌仔 它甩我的须，难道我就不能甩它的须？

阿青 哈哈，看你还要这孩子气。你知道吗，要是被它

钻到鱼苗塘里，这就帮了敌害鱼的忙了！

凌 仔 帮了敌害鱼的忙，别开玩笑。

阿 青 这是实在话呀。凌仔，你初到鱼寮，还未知道。

“无须鲢鱼，碰埋就食”。有这两条须，鱼苗碰上还可以迅速惊散；要是没有这两条须，一团团的鱼苗一碰就落在它的大口里，那岂不就报销了吗？

凌 仔 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
阿 青 （回忆）说起来还有段故事呢……

凌 仔 哦？

阿 青 旧社会鱼苗老板为了互相争夺，一个姓张的老板偷偷地把剪了须的鲢鱼放进姓何的老板的鱼苗塘里。一个月过后，正当何老板得意洋洋要出卖鱼种的时候，谁料一大塘的鱼苗却不见了大半——

凌 仔 后来呢？

阿 青 由于有人告密，结果打起官司。张老板为了保存自己，竟诬捏是他鱼行里一位雇工所为。于是两个老板一齐叫来打手，用鱼叉把那位雇工当堂刺伤，还迫着他立即离开鱼苗行。正当那雇工带着他那只有三岁大的女儿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侥幸来了一位替地主挑鱼种的穷兄弟，才把他父女俩带到银湖……

凌 仔 看来这位穷兄弟——

阿 青 就是江伯。

凌 仔 那可怜的小女孩——

众 就是你（指阿青）啦？

阿 青 （停顿）解放后党把我抚育成人，文化大革命的春